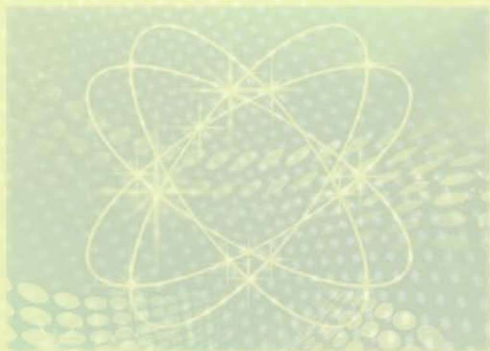
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山村一夜

叶紫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

辽海出版社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山村一夜

叶紫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村一夜：叶紫作品精选/萧枫主编. —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2009. 2

(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25)

ISBN 978—7—5451—0329—8

I. 山… II. 萧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5489 号

辽 海 出 版 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375 字数：118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

定价：2980.00 元 (全 100 册)

前 言

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，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增长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。

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，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，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、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，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，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。

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：“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。”

为此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《感悟文学大师经典》丛书，主要收录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彦、梁遇春、许地山、萧红、瞿秋白、闻一多、缪崇群、穆时英、丘东平、滕固、蒋光慈、叶紫、刘半农、邹韬奋、李叔同、苏曼殊、朱湘、柔石、庐隐、戴望舒、章衣萍、钱玄同、彭

家煌、刘云若、洪灵菲、石评梅、夏丐尊、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，评论，也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还有戏剧等作品，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，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本套丛书选文广泛、丰富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，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，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生活哲理。

本套图书格调高雅，知识丰富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、权威性和系统性，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山村一夜	(1)
行军掉队记	(36)
夜雨飘流的回忆	(47)
行军散记	(54)
岳阳楼	(68)
古渡头	(72)
南行杂记	(78)
插 田	(90)
鬼	(95)
夜的行进曲	(100)
殇儿记	(104)

山村一夜

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。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，发出哑哑的响叫。野狗遥远地，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，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，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。夜的寂静，差不多全给这些交错的声音碎裂了。冷风一阵一阵地由破裂的壁隙里向我们的背部吹袭过来，使我们不能忍耐地连连地打着冷噤。刘月桂公公面向着火，这个老年而孤独的破屋子主人，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农民朋友介绍给我们来借宿的。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干枯的树枝，右手持着灰白的胡子，一边拨旺了火势，一边热烈地，温和地给我们这次的惊慌和劳顿安慰了；而且还滔滔不停地给我们讲述着他那生平的，最激动的一些新奇的故事。

因为火光的反映，他的眼睛是显得特别地歪斜，深陷，而且红红的。他的额角上牵动着深刻的皱纹；他的胡子顽强地，有力地高翘着；他的鼻尖微微地带点儿勾曲；嘴唇是颇为宽厚而且松弛的。他说起话来就象生怕人家要听不清或者听不懂他似的，总是一边高声地做着手势，一边用那深陷的，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们。

又因为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静，他说话时总常常要起身去开开那扇破旧的小门，向风雪中去四围打

望一遍，好象察看着有没有什么人前来偷听的一般；然后才深深地呵着气，抖落那沾身的雪花，将门儿合上了。

“……先生，你们真的愿意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吗？那好极了！那我们可以经常地做一个朋友了。”他用手在这屋子里环指了一个圈圈：“你们来时总可以住在我这里的，不必再到城里去住客栈了。客栈里的民团局会给你们麻烦得要死的。那些蠢子啊！……什么保人啦，哪里来啦，哪里去啦，‘年貌三代’啦，……他们对于来客，全象是在买卖一条小牛或者一只小猪那样的，会给你们从头上直看到脚下，连你们的衣服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，都会看出来的，真的，到我们这个连鸟都不高兴生蛋的鬼地方来，就专门欢喜这样子：给客人一点儿麻烦吃吃。好象他们自己原是什么好脚色，而往来的客人个个都是坏东西那样的，因为这地方多年前就不象一个住人的地方了！真的，先生……”

“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些人的：他们自以为是怎样聪明得了不得，而别人只不过是一些蠢子。他们自己拿了刀会杀了人家——杀了‘蠢子’——劫得了‘蠢子’的财帛，倒反而四处去向其他的‘蠢子’招告：他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强盗。并且说：他的所以要杀这个人，还不只是为他自己，而是实在地为大家呢！……于是，等到你们这些真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，甚至于相信到自己动起手去杀自己了的时候，他就会得意洋洋地躲到一个什么黑角落里去，暗暗地好笑起来了：‘看啦！他们这些东西多蠢啊！他们蠢得连自己的妈妈都不晓得叫呢！’”

……真的，先生，世界上就真会有这样一些人的。但他们却不知道：蠢的才是他们自己呢！因为真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时候，也就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的。那时候，他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，就是再会得‘叫妈妈’些，也怕是空的了吧。真的啊，先生！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统是这样的——我说蠢子终究要变得聪明起来的。要是他不聪明起来，那他就只有自己去送死了，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十足的痴子，疯子那样的东西！……先生，真的，不会错的！……从前我们这里还发生过一桩这样的事呢：一个人会蠢到这样的地步的——自己亲生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，还要给人家去叩头陪礼！您想：这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！人蠢到这样的地步了，又怎能不变成疯子呢？先生！……”

“啊——会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桂公公！一个人又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？”我们对于这激动的说话，实在地感到惊异起来了，便连忙这样问。

“你们实在不错，先生。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？不会的，普天下不会，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的。然而，我却亲自看见了，而且还和他们是亲戚，还为他们伤了一年多的心哩！先生。”

“怎样的呢？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？桂公公！”我们的精神完全给这老人家刺激起来了！不但忘记了外面的风雪，而且也忘记了睡眠和寒冷了。

“怎样一回事？唉：先生！不能说哩。这已经是快两周年的事情了！……”但是先生，你们全不觉

得要睡吗？伤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完的！真的啊，先生！……你们不要睡？那好极了！那我们应该将火加得更大一些！……我将这话告诉你们了，说不定对你们还有很大的益处呢！事情就全是这样发生的：

“三年前，我的一个叫做汉生的学生，干儿子，突然地在一个深夜里跑来对我说：

“‘干爹，我现在已经寻了一条新的路了。我同曹德三少爷，王老发，李金生他们弄得很好了，他们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他们说对，我要跟他们去了，象跟早两年前的农民会那样的。干爹，你该不会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！’

“‘但是孩子，谁叫您跟他们去的呢？怎么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了？你还是受了谁的骗呢？’我说。

“‘不的，干爹！’他说，‘是我自己想清白了，他们谁都没有来邀过我；而且他们也并不勉强我去，我只是觉得他们说的对——就是了。’

“‘那么，又是谁叫你和曹三少爷弄做一起的呢？’

“‘是他自己来找我的。他很会帮穷人说话，他说得很好哩！干爹。’

“‘是的，孩子。你确是聪明了，你找了一条很好的路。但是，记着：千万不要多跟曹三少爷往来，有什么事情先来告诉我。干爹活在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，什么事都比你经验得多，你只管多多相信干爹的话，不会错的，孩子。去吧！安静一些，不要让你的爹爹知道，并且常常到我这里来。……’

“先生，我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，给他那糊涂

的，蠢拙的爹爹送掉的。他住得离我们这里并不远，就在这山村子的那一面。他常常要到我这里来。因为立志要跟我学几个字，他便叫我做干爹了。他的爹爹是做老长工出身的，因而家境非常的苦，爷儿俩就专靠这孩子做零工过活。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气。白天里挥汗替别人家工作，夜晚小心地跑到我这里来念一阵书。不喝酒，不吃烟。而且天性又温存，有骨气。他的个子虽不高大，但是十分强壮。他的眼睛是大大的，深黑的，头发象一丛短短的柔丝那样……总之，先生！用不着多说，无论他的相貌，性情，脾气和做事的精神怎样，只要你粗粗一看，便会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。

“他的爹爹也常到这里来。但那是怎样一个人物呢？先生！站在他的儿子一道，你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们是父子的。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儿子相反：可怜，愚蠢，懦弱，而且怕死得要命。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。他在我山后面曹大杰家里做了三四十年的长工，而且从来没有和主人家吵过一次嘴。先生，关于这样的人本来只要一句话；就是猪一般的性子，牛一般的力气。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，老了，完全没有用了，才由曹大杰家里赶出去。带着儿子，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，没有半个人支怜惜他。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，和我的婆子一样，而且他的家里也再没有别的人了！……

“就是这样的，先生。我和他们爷儿俩做了朋友，而且做了亲戚了。我是怎样地喜欢这孩子呢？可以说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喜欢十倍。真的，先

生！我是那样用心地一个一个字去教他，而他也不会间断过，哪怕是刮风，落雨，下大雪，一约定，他都来的。我读过的书虽说不多，然而教他却也足有余裕。先生，我是怎样在希望这孩子成人啊！……

“自从那次夜深的谈话以后，我教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。他来的也更加勤密，而且读书也更觉得刻苦了。他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的，我一看到他，先生，我那老年人的心，便要温暖起来了。我想：‘我的心爱的孩子，你是太吃苦了啊！你虽然找了一条很好的路，但是你怎么去安顿你自己的生活呢？白天里挥汗吃力，夜晚还要读书，跑路，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！你看：孩子，你的眼睛陷进得多深，而且已经起了红的圈圈了呢！’唉，先生！当时我虽然一面想，却还一面这样对他说：‘孩子啊，安心地去做吧！不错的——你们的路。干爹老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干爹只能睁睁地看着你们去做了哩。爱惜自己一些，不要将身子弄坏了！时间还长得很呢，孩子哟！……’但是，先生，我的口里虽是这样说，却有一种另外的，可怕的想念，突然来到我的心里了。而且，先生，这又是怎样一种懦弱的，伤心的，不可告人的想念呀！可是，我却没有法子能够压制它。我只是暗暗为自己的老迈和无能悲叹罢了！而且我的心里还在想哩：也许这样的事情不会来吧！好的人人是决不应该遭意外的事情的！但是先生，我怎样了呢？我想的这些心思怎样了呢？……唉，不能说哩！我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没有天，而且天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人家希望的事，偏偏不来；

不希望的，耽心的，可怕的事，却一下子就飞来了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天呢？而且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？先生，不能说哩。唉，唉！先生啊！……”

因了风势的过于猛烈，我们那扇破旧的小门和板壁，总是被吹得呀呀地作响。我们的后面也觉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气，在袭击着我们的背心。刘月桂公公尽量地加大着火，并且还替我们摸出了一大捆干枯的稻草来，靠塞到我们的身后。这老年的主人的言词和举动，实在地太令人感奋了。他不但使我们忘记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劳，而且还使我们忘记了这深沉，冷酷的长夜。

他只是短短地沉默了一会，听了一听那山谷间的，隐隐不断的野狗和兽类的哀鸣。一种夜的林下的阴郁的肃杀之气，渐渐地笼罩到我们的中间来了。他也没有再作一个其他的举动，只仅仅去开看了一次那扇破旧的小门，便又睁动着他那歪斜的，深陷的，湿润的眼睛，继续起他的说话来了。

“先生，我说：如果一个人要过份地去约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儿子，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十足的蠢子！就譬如我吧：我虽然有过一个孩子，但我却从来没有对他约束过，一任他自己去四处飘荡，七八年来，不知道他飘荡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而且连讯息都没有一个。因为年轻的人自有年轻人的思想，心情和生活的方法，老年人是怎样也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。一干涉，他们的心和身的自由，便要死去了。而我的那愚拙的亲家公，地不懂得这一点。先生，您想他是怎样地去约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？唉，那简直不能说啊！除了到这里来以外，他完全是孩子走

一步便跟一步地啰嗦着，甚至于连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，就象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会一下子将他的孩子偷去卖。掉的那样。您想，先生，孩子已经不是一个三岁两岁的娃娃了，又怎能那样地去监视呢？为了这事情我还不知道向他争论过几次哩，先生，我说：

“‘亲家公啦！您莫要老是这样地跟着您的孩子吧！为的什么呢？是怕给人家偷去呢？还是怕老鹰来衔去呢？您应当知道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娃娃了呀！’

“‘是的，亲家公。’他说，‘我并不是跟他，我只是有些不放心中他——就是了！’

“‘那么，您有些什么不放心中他呢？’我说。

“‘没有什么，亲家公。’他说，‘我不过是觉得这样：一个年轻的人，总应该管束一下子才好……’

“‘没有什么！’唉，先生！您想，一个人会懦弱到这样的地步的：马上说的话马上就害怕承认得。于是，我就问他：

“‘那么，亲家公，你管束他的什么呢？’

“‘没有什么，亲家公，我只是想象我的爹爹年轻时约束我的那样，不让他走到坏的路上去就是了。’

“‘拉倒了您的爹爹吧！亲家公！什么是坏的路呢？’先生，我当时便这样地生气起来了。‘您是想将您的汉生约束得同您自己一样吗？一生一世牛马一样地跟人家犁地耕田，狗一样地让人家赶出去吗？……唉！你这愚拙的人啊！’先生，我当时只顾这样生气，却并没有看着他本人。但当我一看到他被我

骂得低头一言不发，只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战的时候，我的心便完全软了。我想，先生，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怜无用的人呢。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上来呢？唉，他的五六十岁的光阴如何度过的呢？于是先生，我就只能够这样温和地去对答他了：

“‘莫多心了吧！亲家公。莫要老是这样跟着您的汉生了，多爱惜自己一些吧！您要再是这样跟着，您会跟出一个坏结局来的，告诉您：您的汉生是用不着您担心的了，至少比您聪明三百倍哩。’唉，先生，话有什么用处呢？我应该说的，通统向他说过了。他一当了你的面，怕得你要命；背了你的面，马上就四处去跟着，赶着他的儿子去了。

“关于他儿子所做的事，大家都知道，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去告诉他的。因此我就再三嘱咐汉生：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来了。但是，谁知道呢？这消息是从什么地方走给他耳朵里的呢？也许是汉生的同伴王老发吧，也许是曹三少爷和木匠李金生吧！……但是后来据汉生说：他们谁都没有告诉他过。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觉出来的，因为他夜间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。总之，汉生的一切，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，因此我就叫汉生特别注意，处处都要防备着他的爹爹。

“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间吧，先生，汉生刚刚从我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，那个老年的愚拙的家伙便立刻跟着追到这里来了。因为没有看见汉生，他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样地走近我的身边。然而，却不说话。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，他只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，猪鬃那样的几根稀疏的胡子，也

轻轻地发着战。我想：这老东西一定又是来找我说什么话了，要不然他就绝不会变成一副这样的模样。于是，我就立刻放下了温和的脸色，殷勤地接着他。

“‘亲家公啦！您来又有什么贵干呢？’我开玩笑一般地说。

“‘没有什么，亲家公，’他轻声地说。‘我只是有一桩事情不，不大放心，想和您来商量商量——就是了。’

“‘什么呢，亲家公？’

“‘关于您的干儿子的情形，我想，亲家公，您应该知道得很详细吧！’

“‘什么呢？关于汉生的什么事情呢？噢，亲家公？’

“‘他近几个月来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，……亲家公！夜里总常常一个通夜不回来。……’

“‘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’

“‘我想，亲家公！他说不定是跟着什么坏人，走到坏的路上去了。因为我常常看见他同李木匠王老发他们做一道。要是真的，亲家公，您想：我将他怎么办呢？我的心里啊……’

“‘您的心里又怎样呢？’

“‘怎样？……唉，亲家公，您修修好吧！您好象一点都不知道那样的！您想：假如我的汉生要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还有命吗？我不是要绝了后代了吗？有谁来替我养老送终呢？将来谁来上坟烧纸呢？我又统共只有这一个孩子！唉，亲家公，帮帮忙吧！您想想我是怎样将这孩子养大起来的呢？别人家不知道，您总应该知道呀！我那样千辛万苦地

养大了他，我要是得不到他一点好处，我还有什么想头呢？亲家公！’

“‘那么您的打算是应该将他怎样呢？’先生，我有点郑重起来了。

“‘没有怎样，亲家公，’他说。这家伙大概又对着月光看到我的脸色了。‘您莫要生我的气吧！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，有点伤心就是了！我能将他怎么办呢？……我不过是想……’

“‘啊——什么呢？’

“‘我想，想……亲家公，您是他的干爹！只有您的话他最相信，您又比我们都聪明得多。我是想……想……求求您亲家公对他去说一句开导的话，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来，那我就，就……亲家公啊！就感——感……您的恩，恩……了。’

“唉！先生！您想：对待这样的一个人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聪明的人。他说了那么一大套，归根结蒂——还不过是为了他自己没有‘得到他一点好处，’‘怕’没有人‘养老送终’，‘伤心’没有人‘上坟烧纸’罢了！而他自己却又没有力量去‘开导’他的儿子，压制他的儿子，只晓得狗一样地跟踪着，跟出来了又只晓得跑到我这里来求办法，叫‘恩人！’您想，我还能对这样可怜的，愚拙的家伙说点什么有意思的，能够使他想得开通的话呢？唉，先生，不能说哩！当时我是实在觉得生气，也觉得伤心。我极力地避开月光，为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静的脸色。因为我心须尽我的义务，对他说几句‘开导’他的，使他想得通的话；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话对于这头脑糊涂的人没